



徐志摩全集

4

散文集(丙·丁)

徐志摩全集

4

散文集(丙·丁)

上海書店

徐志摩全集

散文集（丙·丁）

散文集（丙）

志摩文集丙集目錄

雜記(一).....	一
雜記(二).....	四
「天下本無事」.....	一二
一封公開信.....	二三
『現代評論』與校對.....	二八
徵譯詩啓.....	三一
我默的一首詩.....	三四
一個譯詩問題.....	三七
葛德的四行詩還是沒有締好.....	四二

詩刊弁言·····	五〇
詩刊放假·····	五五
『閒話』引出來的閒話·····	六一
再添幾句閒話的閒話乘便妄想解圍·····	六七
結束閒話，結束廢話！·····	七二
喝死木死·····	七四
美展弁言·····	八二
想像的輿論·····	八五
我也『惑』·····	八八
靜物·····	一〇七
劇刊始業·····	一一一
話匣子·····	一二六

我爲什麼來辦我想怎麼辦.....	一二五
災後小言.....	一三三
翡冷翠的一夜序.....	一三六
猛虎集序.....	一三八
巴黎的鱗爪序.....	一四五
落葉序.....	一四七
輪盤序.....	一五〇

雜記（一）

我早已想做一種西洋詩話，記述西洋詩人有趣味的逸事，他們各個人的詩的概念，以及他們各個人砥礪工具的方法。我想他們有時隨意說出來的話，例如勃蘭克（Blake），開茨（Keats），羅利蒂（Rossetti）贖下來的雜記和信札，William Archer 集的那本 From Ibsen's Workshop，契考夫（Tchekov）的信札，都是他們隨意流露的真心得，雖則不是長成的木料，卻都是適之比況杜威的 Creative Seeds，這些靈活的種子要你有適當的心田來收留，培詩就會發芽生長。我昨天從通伯那裏借得一本葛萊符司（Robert Graves）的『論詩』（On Poetry），裏面很多有意味的啓示，我忍不住繙過幾則來讓大家看看。

葛萊符司是英國的一個詩人，牛津大學的，打了好幾年仗，在壕溝裏做詩，也是喬治派詩人（The Georgians）之一。他的詩長於短歌，藝術很不錯，雖則天才不見得很高。他這冊論詩

卻頗值得一看。

狗食盆

「姪兒，實在對不起，但我真是沒有法子懂你的「新詩」。新詩真叫人看的厭惡；我看來大都是無理取鬧不要臉。」

「很好，伯父，但是人家也沒有盼望你懂得！看家的老狗到了吃飯時候走到他那盆子外面寫明狗食的去吃他的碎餅乾，搖着尾巴頂得意的。明天你要是給他一個新盆子裏面放了他不認識的鮮味兒，他過來嗅上幾嗅，滿瞧不起的轉身就跑。看了他那樣不開眼兒的蠢，他那樣不識抬舉，他那只知道愛碎餅乾可笑的脾氣，你就恨不得抬起腳來踢他；可是你慢着！

「他原先吃的那盆子外面寫明狗食的，照科學先生們說，他只要一見就引起了他的滿嘴的饞涎。你現在給他的，他滿不認識，沒有興起他的饞嘴，他滿不舒服，反而以為讓你冤了。

「可是你要是擲給小巴兒們試試；他們一見就狠命的搶着吃，回頭他們看着那糊塗的老狗老戀着他那狗食盆裏的碎餅乾，他們哼哈着，老實說有點兒瞧不起。」

這段挖苦話的妙處不僅是對付了一般自居高明的老伯伯們，就連一羣努力創造的新青年們也得了個最確當的比喻——只是一羣樂天主義什麼都是好吃的小巴兒們！

（原刊努力周報四十九期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雜記(二)

壞詩，假詩，形似詩。

到底什麼是詩，誰都想來答復，誰都不曾有滿意的答復。詩是人天間基本現象之一，同美或戀愛一樣，不容分析，不能以一定義來概括的。近來有人想用科學方法來研究詩，就是研究比量詩的尺度，音節，字句，想歸納出做好詩的定律，揭破歷代詩人家傳的祕密；猶之有人也用科學方法來研究戀愛，記載在戀中人早晚的熱度，心搏的緩急，他的私語，他的夢話等等，想戳破戀愛現象的真相。這都是人們有賸餘能耐時有趣味的嘗試，但我們卻不敢過分佩服科學萬能的自大心。西洋鏡從鏡口裏望進去，有好風景，有活現的動物世界，有繁華的跳舞會，有科學天才的孩子們就揎拳擲臂的不信影子會動，一下子把鏡匣拆了，裏面卻除了幾塊紙版，幾張花片，再也尋不出花樣的痕蹟。

所以『研究』做詩的人，儘讓他從字句尺度間去尋祕密，結果也無非把西洋鏡拆穿，影戲是

看不成了，祕密卻還是沒有找到。一面詩人所求的只是煙士披里純，不論是從他愛人的眉峯間，或是從灣着腰種菜的鄉女孩的歌聲裏，神感一到，戲法就出，結果是詩，是美，有時連他自己看了也很驚訝，他從沒有夢想到能實現這樣的境界。戀愛也是這樣，隨他們怎樣說法，用生理解釋也好，用物理解釋也好，用心理分析解釋也好，只要閉着眼赤體小愛的箭鋒落在你的身上，你張開眼來就覺得天地都變了樣，你就會作爲你不能相信的作爲，人家看來就說你是瘋了——這就是戀愛的現象。受了小愛箭傷的人，只願在他蜜甜的愁思，鮮美的痛苦裏，過他糊裏糊塗無始無終的時刻，他那時聽了人家頭冷血冷假充研究戀愛者的話，他只是冷笑。

所以宇宙間基本的現象——美，戀愛，詩，善——只有各個人自己體驗去。你自身體驗去，是唯一的祕訣。高爾斯華綏 (John Galsworthy) 『皮局』 (The Skin Game) 那戲裏，女孩子問她的爹說：

By the way, Dad, That is
A Gentleman?

Hillierist: No; You can't define

it, you can only feel it.

但我們雖則不能積極的下定義，我們卻都承認我們多少都有認識評判詩與美的本能，即使不能發現真詩真美，消極的我們卻多少都能指出這不是詩，這不是美。一般的人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評衡的責任就在解釋其所以然。一般人評論美術，只是主觀的好惡，習慣養成的趨向，評衡者的話，雖則不能脫離廣義的主觀的範圍，但因他的感受性之特強，比較的能免除成見，能用智理來翻譯他所感受的情緒，再加之學力，與比較的豐富的見識，他就能明白地寫出在他人心裏只是不清切的感想——他的話就值得一聽。評衡者（The Critic）的職務，就在評作品之真偽，衡作品之高下。他是文藝界的審判官。他有求美若渴的熱心，他也有疾偽如仇的義憤。他所以讚揚真好的作品，目的是獎勵，批評次等的作品，目的是指導，排斥虛偽的作品，目的是維持藝術的正誼與尊嚴。

人有真好人，真壞人，假人，沒中用人；詩也有真詩，壞詩，假詩，形似詩（*Mereverse*）。真好人是人

格和諧了自然流露的品性；真好詩是情緒和諧了（經過衝突以後）自然流露的產物。假人或作偽者彷彿偷了他人的衣服來遮蓋自己人格之窮乏與醜態；假詩也是剽竊他人的情緒與思想來裝綴他自己心靈的窮乏與醜態。不中用人往往有同善的誠心，但因實現善最需要的原則是力，而不中用人最缺乏的是力，所以結果只是中道而止走不到他心想的境界；做壞詩的人也未嘗不感覺適當的詩材，但他因為缺乏相當的藝力，結果也只能將他想像中辛苦地孕成的胎兒，不成熟地產了下來，結果即不全死也不免殘廢。Charles Sorley 有幾句代壞詩人訴苦的詩：

We are the homeless even as you,

Who hope but never can begin.

Our hearts are wounded through and through

Like yours, but our hearts bleed within;

Who too make music but our tones

Shake not the barrier of our bones.

壞詩人實在是很可憐的，他們是俗話所謂眼淚向肚裏落的，他們儘管在文字裏大聲哭叫，儘管濫用最駭人的大黑槓子！儘管把眼淚鼻涕浸透了他們的詩箋，儘管滿想張開口把他們破碎了的心血，一口一口的向我們身上直噴——結果非但不能引起他們想要的同情，反而招起讀者的笑話。

但如壞詩以及各類不純粹的藝術所引起的止於好意的憐與笑，假詩（Fake Poetry）所引起的往往是極端的厭惡。因為壞詩的動機，比如袒露着真的傷痕乞人的憐憫，雖則不高明，總還是誠實的；假詩的動機卻只是詐欺一類，彷彿清明節城隍山上的討飯專家，用紅蠟燭油塗腿裝爛瘡，閉着眼睛裝瞎子，你若是看出了他們的作偽，不由你不感覺厭惡。

葛萊符司的比喻也很有趣。他是我們康橋的心理學和人種學者 Rivers 的好友，所以他也很喜從原民的風俗裏求詩藝的起源。現代最時髦的心理病法，根據佛洛德的學理，極注重往昔以爲荒謬無理的夢境與夢話，這詳夢的辦法也是原民最早習慣之一。原民在夢裏見神見鬼，公事私事取決於夢的很多，後來就有詳夢專家出現，專替人解說夢意，以及補說做夢人記不清切或遺忘

了的夢境。他爲要取信。他就像我們南方的關魂婆肚仙之類，求神禱鬼，眼珠白轉的出了神，然後說他的「鬼話」或「夢話」。爲使人便於記憶，這類的鬼話漸漸趨向於有韻的語體——比如我們的彈弦子算命。這類的巫醫，研究人種學者就說是詩人的始祖。但巫醫的出入神（trance）也是一種藝術，有的也許的確是一種利用「潛識」的催眠術，但後來成了一種營利的職業，就有作偽的人學了幾句術語，私服麻醉劑，入了昏迷狀態，模倣「出神」；有的爽性連麻醉劑也不用，竟是假裝出了神，倣效從前巫醫，東借西湊的說上一大串鬼話騙人歛錢。這是墮落派的巫醫，他們嫡派的子孫，就是現代作偽的詩人們。

適之有一天和我說笑話，他說我的「嘗試」詩體也是作孽不淺，不過我這一派，詩壞是無可諱言的，但總還不至於作偽；他們解決了自己情緒的衝突，一行一行直直白白的寫了出來，老老實實的送到報上去登了出來，自己覺得很舒服很滿意了，但他們卻沒有顧念到讀他們詩的人不舒服，滿意不滿意。但總還好，他們至少是誠實的。此外我就不敢包了。現在 fake poetry 的出品至少不下於 bad poetry 的出品。假詩是不應得容許的。欺人自欺，無論在政治上，在文藝裏，結果

總是最不經濟的方策；遲早要被人揭破的。我上面說壞詩只招人笑，假詩卻引人厭惡。詩藝最重個性，不論質與式，最忌剿襲，Intellectual honesty 是最後的標準。無病呻吟的陋習，現在的新詩犯得比舊詩更深。還有 Mannerism of peck and Sentiments，看了真使人肉麻。痛苦，煩惱，血，淚，悲哀等等的字樣不必說，現行新文學裏最刺目的是一種 Mannerism of description，例如說心，不是心湖就是心琴，不是浪濤洶湧，就是韻調悽慘；說下雨就是天在哭泣，比夕陽總是說血，說女人總不離曲線的美，說印象總說是網膜上的……

我記得有一首新詩，題目好像是重訪他數月前的故居，那位詩人摩按他從前的臥榻書桌，看窗外的雲光水色，不覺大大的動了傷感，他就禁不住

「……淚浪滔滔」

固然做詩的人，多少不免感情作用，詩人的眼淚比女人的眼淚更不值錢些，但每次流淚至少總得有個相當的緣由。踹死了一個螞蟻，也不失為一個傷心的理由。現在我們這位詩人回到他三月前的故寓，這三月內也並不會經過重大變遷，他就使感情強烈，就使眼淚「富裕」，也何至於像